

除夕夜“三星高照” 辞旧岁“新年来到”

新华社天津2月9日电（记者周润健）2月11日，农历腊月三十，民间称“年三十”“除夕”。是夜，著名的“猎户三星”将高悬南方天空，为即将到来的农历辛丑年（俗称“牛年”）送上最诚挚的新年祝福，也就是民间所说的“三星高照，新年来到”。

中国天文学协会会员、天津市天文科普专家林愿介绍说，冬季天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高悬于南天的猎户座，结构明显，极易辨识。它主要由红色的参宿四、蓝白色的参宿五、参宿七和蓝色的参宿六、参宿一、参宿二、参宿三组成。其中，参宿四、参宿五、参宿七和参宿六组成一个大四边形。在这个大四边形里面的参宿一、参宿二、参宿三被看作是“猎人腰带上的明珠”，它们的亮度差不多，几乎等距离且呈一条直线排列。而参宿一下边还有几颗星连成一片，好像一束散发出粉红色光芒的花朵，这就是著名的猎户座大星云。

在我国古代天文学中，天蝎属商星，猎户属参星，刚好一升一落，永不

相见，于是杜甫在《赠卫八处士》诗中说：“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围绕“猎户三星”，我国民间衍生出来好多说法，比如“三星高照，新年来到”“三星正南，家家过年”等。

农历新的一年，寄托了人们诸多的美好愿望，于是人们便给“猎户三星”起了非常吉祥的名字，参宿一取名“福星”，参宿二取名“禄星”，参宿三得名“寿星”，寓意吉祥幸福、健康长寿和富足富裕。

每年的除夕之夜，“猎户三星”都会按时出现在南方天空，闪闪放光芒。林愿提示说，如果天气晴好，除夕夜20时左右，有兴趣的公众向南方的夜空望去，就可以看到“猎户三星”。视力好的，还能用肉眼看到雾蒙蒙一团的猎户座大星云。如果使用望远镜观测，视觉效果会更好。随着时间的推移，“猎户三星”逐渐西移，等到它们飘移到了西方天空时，已经接近正子时，伴随着响亮的新年钟声，农历辛丑年正式到来。

巴西圣保罗：“不下车”接种新冠疫苗



当地时间2月8日，巴西圣保罗市一名女子在车内接种克尔来福新冠疫苗。当日，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开始以“不下车”的方式为90岁及以上老年人接种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克尔来福新冠疫苗。

新华社发

（接上期）

想想二十天前，我来时的路上还是孤单的一个人，那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路上会结识那么多真心的朋友。细想，在中原我工作的地方，几十年的相处和交往，真正没换来几位真心真意的真朋友。我无力辨别，从他们游刃有余的嘴巴吐出的诸多莲花般妙语，哪一句才是真纯的；我无法辨识，他们隐匿在多层面具后的面孔，哪一张才是真实的。我薄弱的肺叶，一天天吸吮不动那粘稠的霾雾。

我在离家千万里的小屋里，伸展双臂深深地呼吸，听见肋骨细碎地声响，还有肺泡生长地声音。

我感知着自己像水一样溢出的快活，我听见自己快活地说：“该换个水了！”的确是，用雪山上流淌的清凌的水洗个大净。来完美这次兵团的采风，顺利开启下一段旅程。

下楼提水，上楼烧水，打开电热壶，一次次烧热，一壶壶倒入水桶。脚下踩着空水盆，水壶里蓄满温度相宜的水。高举水壶，让那轻灵的活水漫过肌肤和毛孔。

下午三点多钟，透过二楼窗口，我看见胡师傅的车缓缓地开到了楼下，小张科长一下车，就被六场的领导们迎上了。我赶忙离开窗口，背上小包，提上箱子准备下楼。这时，楼梯上一阵脚步声，房明和刘明，还有张干事，三个小伙子一起上楼来接我了。临走前，我站在门口忍不住回头打量，

这个小小的房间，曾温暖过我孤独的夜晚；那盏小小的灯泡，曾照亮我记录的文字。我刚刚把它清理了一遍，桌椅、桶盆都归置到初来时的样子，看上去，好像我从没有来过一样。可是，从此我的记忆和文字都有了这小屋的存在，就像在四场的住处一样，都无法将它们抹去。

一楼办公室说笑声一片，我们一进去大家都安静了。张书记正和小张科长站着说话，一看见我就走过来：“阿慧老师这就要走啊！这些天没见你回来吃住，我们照顾不周啊。”

我走上前说：“真心感谢您张书记！吃住行都安排得那么好，尤其是，您安排食堂特意买的新锅新碗新炊具，我心里很温暖，谢谢您！”

大家伙儿一起往外走，我跨上小张科长的胳膊说：“科长你又为我跑一趟，场里的工作那么忙。”

她拍着我的手面说：“说啥呢阿慧老师！送你也是我的工作啊。”抬头亮着眼睛看着我：“瞧你这手粗的，跟砂纸一样。”神色和音色中，都是一个贴心的妹妹了。

一群人走向轿车，胡师傅上前拉开车门。我摸摸挎包说：“张书记，张科长，咱们大家合张影吧！想你们了也可看看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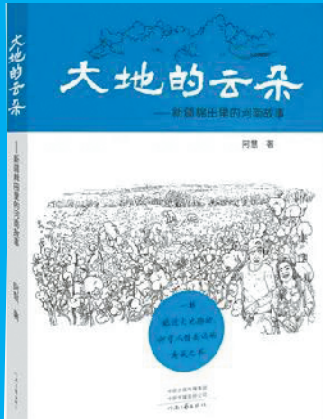
大家在台阶上站成两排，我眯起一只眼连连按动快门，想把他们的笑容和友谊一起收拢了，留在相机

长篇纪实文学连载

大地的云朵

——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

□阿慧



里，藏在眼睛里。

打开车后备箱，刘明和房明两位老乡，在放我的行李箱时，也把另外两箱东西给放上了。我追过去一看，是两大箱干果，纸箱上印有鲜滴滴的水果图片，大枣、葡萄、核桃、无花果……都是名果品，都是新疆产。

我不能接受，我无法接受。来时我两手空空，只是走访了几个我该走访的人，走了几步我该走的路。竟然要承接那么多的深情，那么重的厚谊。

我红着脸努力拉出果品箱，房明、刘明按住说：“姐，这是我们哥俩的一点心意，带回咱老家让老人尝一尝。”

张书记他们纷纷劝我收下，那热切劲儿，就像待自家的亲戚。这使我一时恍惚，眼前不在是机关大院，而是亲戚家门口。我挣扎说，要去别的地方走访，还得一阵子不回家。他们仍坚持让我带上，说这干果坏不了，我走访时还可以当干粮吃。

只好收下，只得收下。

上了车，见大家伙儿不住地朝我摆手，我赶忙打开车窗，竟感知一股悠悠的暖流袭来，越来越暖。

这些熟悉和陌生的人哦。

车子缓缓驶出六场，拐向一条水泥大道，转头望，办公楼静立在绿树间，五星红旗刺破阴云在空中猎猎。我瞪大眼睛，渴望能找见二楼的小窗口，车身一闪，连办公大楼也找不见了。

一旁的小张科长却在热

切地阐述着她的计划：“我看这样吧阿慧老师，今晚你先在总场住下，好好泡个澡，好好吃一顿，好好睡一觉，明早再好好地赶路，你看怎样？”

这的确是个好注意，这的确是我想要的。我多么多么想在瓷白的洗澡池里，舒舒服坦地泡个热水澡，泡开二十多天来，被尘土、汗渍、油脂、日光和风，层层糊裱的肌肤；让纠结成一团的长发，在氤氲的水面上青丝般漂散；让我酸痛、紧绷，几乎凝固的身体，在池水中舒展，犹如一朵陈年的干花，在热水中旋转着复活。

幻想中水雾散去，我对小张科长说：“不能啊妹妹，我已经和昌吉的一位作家联系好了，下午在五家渠劳动宾馆见面，他送我到另一个拾棉工据点。”

我指指窗外的天说：“你看这天阴下来了，雪一下路就难走了。”

我望着小张科长失望的面孔说：“姐还是走吧，妹妹的心意姐领了。”

小张妹妹垂下眼帘，长睫毛颤颤地说：“那好吧姐姐，就按你的计划走吧！”

说话间到了新湖农场总场大门口，胡师傅停住车，小张科长下了车，说：“那我就不送姐姐了，你自个要保重啊！”

她安排胡师傅说：“胡师傅辛苦一下，把阿慧老师送到五家渠。”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